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 年 6 月 14-15 日)

1、《国家利益》：拜登对中国的计算机芯片战争损害了美国人的利益

6月12日,《国家利益》刊登了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技术研究员凯文·克莱曼(Kevin Klyman)的文章《拜登对中国的计算机芯片战争损害了美国人的利益》。文章指出,拜登政府已经制裁了二十多家中国主要芯片公司,选择延长和扩大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美国的这种外交政策正在使芯片的短缺变得更加严重,导致芯片涨价,这助长了通货膨胀,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作者认为,这种对中国的鹰派立场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远远大于其虚幻的地缘政治利益。即使没有美国的制裁,中国也无法主导全球的半导体市场。美国控制着全球大部分半导体供应链的设计和生产环节,这意味着中国的芯片产业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可能性很小。而美国对中国芯片制造商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的芯片短缺,这一直是美国通货膨胀的核心因素之一。芯片短缺直接导致汽车制造商在2021年减少生产700万辆

汽车，推动美国新车价格上涨 8%，二手车价格上涨 40%。文章指出，美国应该通过解除对中国芯片制造商的一些制裁来减少通货膨胀。因为减少芯片制裁不仅会降低中国采取严厉的反击措施的可能，拜登还可以把制裁作为谈判筹码，以启动关于更重要的技术问题的谈判，例如对自主武器的限制。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echland-when-great-power-competition-meets-digital-world/biden%E2%80%99s-war-chinese-computer-chips>

撰稿人：陈嘉澍

2、IRIS：洛杉矶美洲峰会上困惑的美国政府

6月8日，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院（IRIS）发表了研究员让-雅克·库尔连斯基（Jean-Jacques Kourliandsky）撰写的文章《洛杉矶美洲峰会上困惑的美国政府》。文章指出，尽管今年美洲峰会的主题是“建设可持续、有弹性、讲公正的未来”，但在本次峰会上，各方从理论到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届美洲峰会上诸如古巴、委内瑞拉等与美国有着深刻矛盾的国家仍未受到邀请，可以看出美洲峰会的本质上仍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拜登希望洛杉矶峰会符合他的自由主义标准，所以把那些“非民主”国家和“俄罗斯的朋友”拒之门外。阿根廷和智利等拉美国家纷纷批评美国的双

重标准。若美国不让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参加峰会，一些拉美国家，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等威胁说将不会参加今后的峰会。而其他出席峰会的国家元首也强烈谴责将三个美洲国家组织成员排除在外的双标行径。这种美国未预见的情况导致美国在峰会开始前夕进行了“地毯式外交”，即逐一与在邀请名单上的国家元首核对了出席情况，最后直至6月1日美国仍无法公布与会者名单，美国国务院的焦躁不安是显而易见的。

<https://www.iris-france.org/168028-le-sommet-des-ameriques-a-los-angeles-deboussole-par-le-pays-hote/>

撰稿人：李光启

3、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应有效应对伊朗危机

6月10日，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发布高级研究员马修·科内蒂（Matthew Continetti）撰写的评论文章《伊朗危机来了》。作者指出，伊朗拆除国际原子能组织负责监测其境内核设施的设备，导致国际原子能组织彻底失去对伊朗核设施的掌控，这表明伊朗政府以强硬态度抵抗《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拒绝以外交方式或和谈解决当前危机。伊朗政府还以此要求拜登政府作出两点保证：一是放弃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制裁；二是保证美国不会再次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作者认为，美国的绥靖政策和外交辞令已无法应对当

前危机。一方面，伊朗对抗姿态明显，不会对美方的妥协政策作出积极回应；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过多，包括通货膨胀、边境问题、枪支、堕胎法案等问题，无法集中精力应对伊朗核危机造成的安全问题。对此作者提出三个建议：第一，美国政府应面对现实，尽快制定相关法案以应对伊朗核危机；第二，整合中东地区现有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建立大规模立体防御体系；第三，发挥《亚伯拉罕协议》重要作用，尽力维护中东稳定。

<https://www.aei.org/op-eds/the-iran-crisis-is-here/>

撰稿人：范诗雨

4、《外交学人》：“新哈萨克斯坦”构想不利于政党政治发展

6月14日，《外交学人》网站发表其主编凯瑟琳·普兹（Catherine Putz）的文章《哈萨克斯坦的新政党在“新哈萨克斯坦”下有生存空间吗？》。文章指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提出了“新哈萨克斯坦”构想，6月的宪法公投使其很多改革建议得到了确认，但“扩大政党发展机会”这一提议却至今进展缓慢。为促进政党制度发展，哈当局已经做出努力，降低党派注册门槛，但这并未真正铲除政党政治发展的障碍。作者指出，政党政治发展的真正障碍有二：一是执政党对反对党排挤的事实导致哈人民参与政党政治热情

不高；二是其他党派能够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十分渺茫。最后作者指出，“新哈萨克斯坦”仍然难以建立真正的竞争性的政治环境，这将给任何可能注册的新政党投下阴影。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6/is-there-room-in-new-kazakhstan-for-new-political-parties/>

撰稿人：孟子琦

5、日本智库：乌克兰危机如何影响土耳其与中东？

6月14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中东科技大学教授梅利哈·本利·阿尔图西克（Meliha Benli Altunışık）的文章《乌克兰危机及其对土耳其与中东的影响》。文章认为，由于俄罗斯在中东秩序中的平衡作用，大多数中东国家一开始并不愿选边站队。直到最近态势愈发严峻，中东国家才开始逐渐调整其立场。就中东而言，俄乌危机既加剧了当地的粮食危机，但由于油价快速上涨，以海合会为中心的地区的秩序得以进一步加强。而随着俄方无暇顾及中东，伊朗正试图强化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这或将加剧伊朗与其他地区大国间的紧张关系。文章特别提及土耳其的特殊作用，强调其一直在试图扮演斡旋者的角色，其在美俄间的平衡外交使得土耳其能够与双方同时保持密切关系。但未来继续维持这一立场将面临两大困难：一是北约能否接受土耳其与俄罗斯过从甚密；二是俄罗斯能否接受土耳其维持对乌克兰的军售，并

趁机发展与中亚国家的战略关系。

<https://www.jiia.or.jp/en/column/2022/06/middle-east-africa-fy2022-01.html>

撰稿人：彭智涵

6、布鲁金斯学会分析跨国公司的税务问题

6月13日，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其高级研究员兼汉密尔顿项目主任温迪·埃德尔伯格（Wendy Edelberg）、纽约大学法学院税法中心的执行主任黄志清（Chye-Ching Huang）、纽约大学法学院税法中心的高级律师顾问罗斯·詹金斯（Rose Jenkins）的报告《跨国公司税务的六个事实》。报告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现行法律如何允许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利润转移至海外，从而大幅降低其实际税率；第二，如何在《2018年减税和就业法案》的基础上进行跨国公司征税改革，遏制利润转移并增加税收；第三，尚未出台的税收法案和跨国企业税收的新多边协议如何相辅相成，以保持美国吸引企业投资的竞争力。报告提出了跨国企业税务问题的六个事实，以说明当前税务改革的动力和目标：第一，2018年跨国公司支付的全球实际现金税率为8.8%；第二，跨国公司仍然在进行利润转移以规避纳税；第三，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各国税率的差异对冲其纳税义务；第四，国际竞争导致企

业税降低；第五，无论是进行横向的国际对比还是纵向的时间对比，目前美国的企业税收收入水平都处于极低的水平；第六，如果不进行多边税制改革，美国将面临巨大的税务风险。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2/06/ES_THP_20220613_SixFactsInternationalCorporateTaxation.pdf

撰稿人：李竺畔

7、大西洋理事会：北欧风能资源如何替代俄罗斯天然气？

6月10日，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布该智库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前匈牙利驻美大使安德拉斯·西蒙尼（András Simonyi）与丹麦气候能源和公用事业部长战略顾问莫滕·斯文斯托普（Morten Svendstorp）共同撰写的分析文章《北欧的风能资源如何让欧洲摆脱俄罗斯天然气》。文章指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欧洲和跨大西洋的能源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欧盟委员会提出的“REPowerEU”能源改革计划旨在使欧盟国家尽快摆脱对俄化石燃料的依赖。文章认为，长期来看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在欧洲大力发展氢能，而丹麦和挪威两国在欧洲的氢能源发展中将起到关键作用。原因在于：第一，挪威是欧洲最大的电力净出口国，由于其丰富的风电和水电资源，挪威电解制氢的成本较低；第二，两

国都有扩大其海上风能产能的巨大潜力；第三，由于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达到了 1.2 万亿美元，该国可以通过向国内外提供风险融资来带动氢经济发展；第四，丹麦和挪威都是强大的市场经济体，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文章认为，如果德国坚持引领对氢能的需求拉动，丹麦启动氢的生产，挪威通过伙伴关系辅助风险融资，欧洲就有可能领导全球氢能革命。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energysource/how-nordic-wind-and-wealth-can-wean-europe-off-putins-gas/>

撰稿人：胡宇恺

8、《外交事务》：合作型地区安全秩序将取代美国治下的和平

6 月 13 日，《外交事务》网站发布了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的文章《美国治下的和平真正走向终结》。文章指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既是美国霸权的产物，也是德日衰落的结果。但结合德日两国的发展近况及俄乌冲突及中美竞争等新现实，战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或将走向终结。文章认为，当前德日作为战败国家的变化有三：一是乌克兰危机带来前所未有的共

同外部威胁；二是二战中犯罪者与幸存者逐渐消失的代际变化；三是在安全上对美依赖与信任的逐渐下滑。文章认为，短期局势发展有利于西方阵营内部的团结与整合；长期而言，随着德日的自主发展及其与地区国家关系的渐趋密切，强调合作与共同领导的地区安全秩序将取代美国治下的和平。在此背景下，美国需转变单极思维，进一步提升盟友合作水平，共担责任、树立规范并促进自由主义价值观。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japan/2022-06-13/real-end-pax-americana>

撰稿人：蔡依航

9、《外交学人》杂志刊文分析美国“印太经济框架”

6月9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刊登了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研究员普拉尚特·帕拉梅斯瓦兰（Prashanth Parameswaran）的评论文章《美国“印太经济框架”能否应对价值主张的挑战》。文章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多届政府以不同视角和方式制定或参与了多项区域经济议程，但都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而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在启动之前就面临着诸多质疑，如何满足印太地区不同国家的需要，以及该经济框架相较于其他多边经济框架有何特别之处。

同时，美国“印太经济框架”还面临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就是其附加值有多大，并存在三项挑战。一是政策规划基金是否与区域国家的需要相关；二是公共政策基金在现有经济框架的基础上有何特殊贡献；三是美国自身对印太地区将会做出哪些贡献。作者认为，鉴于过去几年围绕美国经济倡议的不确定性，目前对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价值作出肯定性评估还为时过早。该框架不仅需要初始成员国之间进行更多磋商，而且美国国内政治的不断演变也将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巨大挑战。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6/can-the-us-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meet-the-value-proposition-challenge/>

撰稿：郑乐锋

10、东亚论坛刊文分析拜登的贸易政策

6月12日，东亚论坛网站发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霍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的署名文章《拜登的贸易政策被国内和特朗普政治所裹挟》。文章认为，在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和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美国创纪录的通货膨胀持续上升，民主党实际已失去在2022年11月选举中保留国会控制权的希望。面对进步民主党人

的政治压力，拜登致力于构建以“工人中心”的贸易政策，这意味着保护制造业工作，改善劳工权利与环境成为了政策重点。当前，拜登的挑战是确保美国与中国的激烈竞争不会以致命的灾难告终。基于对中国的敌意和有限的国际经济参与政策之间的冲突，拜登重新发现了地缘政治中经济交往对巩固联盟的重要作用。同样，为了解决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双向市场准入难题，以及担心双向外国直接投资会使企业致富而非工人，拜登政府着力推动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印太经济框架”、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等接触框架。作者认为，选举连任将是拜登政府将实质经济内容纳入上述框架的重要考虑因素。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06/12/bidens-trade-policy-is-wrapped-up-in-domestic-and-trumpian-politics/>

撰稿人：邵志成

撰稿：陈嘉澍、李竺畔、胡宇恺、蔡依航、郑乐锋、邵志成、
范诗雨、李光启、孟子琦、彭智涵
审稿人：姚锦祥、苏艳婷、朱荣生

